

初

潭

集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挺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不得不殺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許汜與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鸞乘機豹

變五部高肅一日推雄

○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  
○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  
其人矣

○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彞宅朝廷懼亂而不  
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

看見了

○ 二能臣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欲往見楚王至於嶽巖之間衣寒糧乏二子俱死獨其思革子得見楚王楚王設鐘鼓以樂之陳旨酒嘉穀以享之革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

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  
來俱謁至嶽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勝凍餒遂死楚  
王曰嗟乎有如是耶於是賜革子黃金伯舛命左右  
收二子葬之而以革子爲相

○此革子之所以賢也當其時三人皆赴楚幸而同  
會於赴楚之途不幸而同風雪於嶽巖之間積日  
過時無所食飲或不柰饑之與寒遂病以歿革子  
蓋幸而得不死者也幸而不死而得以見楚王楚  
王能饗之未必能用之縱能用未必遽以爲相錫

以千金其身之未敢必其爲何如也。而况使王澤及其二子乎。吾固謂革子之賢不可及也。一進見之。項奏琴之間而沒者。以慰生者。以榮成已成物。道在茲矣。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陽。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對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日蒼入賀故事少府



給壁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  
且畫壁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卽給曰我數  
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  
奉壁蒼旣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一樣一樣同是國家大得方人也

隴西太守鄧融以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案范知  
事譴難解欲權相濟乃托病去融不達意大恨之范  
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徵下獄范  
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

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危、脅亂邪、融、蘇、未得、出、因、病、死、范、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邴恐後之、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詰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爲取章、以視慈、便、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

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去慈旣共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此人用得

○高令素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殺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戚否人物李康家誡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又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吾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嗣宗陳留阮禹子也兗州刺史王和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和愧歎之自以爲不能測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然則籍本高邁曠遠之士也而晉帝以爲至慎何哉所謂亦各其慎也難與俗士道矣

8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朝廷慮其不從命乃  
共議用桓溫相王然之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  
楚然恐不可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俟請爲從軍司  
馬相王不許

8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  
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謝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  
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  
此始判優劣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  
入失厝割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  
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  
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  
日  
○謝○固○曠○遠○桓○亦○惜○才○又○曰○達○者○皆○言○曠○遠○解○兵○癡  
人○盡○道○清○談○廢○事

王東亭作宣武王簾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俄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奕奕在前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

○殷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美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

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梅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怒、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以上皆能臣、英君、非能臣、非英君、不事、  
故吾謂能之臣、可貴也、何地真才實學、足以集



事斷斷乎不可以虛名勝也當此時也彼盜聲以  
竊位僞學以欺世者皆自然老死牖下矣何也彼  
實無一技而專一媚嫉人之技欲幸免于放流之  
誅難矣况有位歟

○三暴君

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  
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  
之君心也臣爲肱股孰有心悅而肱股不悅者桀曰  
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

而履春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水而不陷者  
祭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  
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  
而休我以炮烙也遂就炮烙

○癡語也

齊王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  
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  
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喜噓不已因讓綽曰  
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匹詩臣

18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嘗友右曰敢有先  
言歸者死顛觸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  
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  
納之

妙妙可法

景公有馬其圉人獲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  
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圍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五仁也

妙甚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永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前設之賓胥無齊和之羹已熟味秦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妙甚

曰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太  
具之三年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  
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王乎？」王  
曰：「爲無王。」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  
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  
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  
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  
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日。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慈子諫曰。昔王季葬。潞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  
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  
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  
默然赦之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  
與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先王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  
雍與先王遊見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欲行淫何以  
不縛先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王乃大笑



而止。

妙妙。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能人。

晉惠帝爲太子時咸謂其不堪衛瑾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欲何言瑾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

耶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  
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濟諫留齊王犬是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表諫曰中宗龍  
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逮  
康之地江東爲豺虎之場矣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

異今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疆知人家國事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  
整鷹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  
爲賊曹叅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  
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  
小差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

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諷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真諫臣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碎樹掣下床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

漏對曰以爲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以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念唐之對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贓官死且不怕况怕杖乎清官寧可受死肯受辱乎然則決杖贖死正所以優待贓官而導之廉潔

也。雖曰士人實同徒隸，但論有辨否耳。徒隸之人豈無羞惡本心，高出士人之上哉。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醉之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直諫議

○五癡臣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借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  
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  
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  
工宜去葛龔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鷄舌香與含之鷄舌  
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  
泣莫知其故求舐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  
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虞曠又爲孝武侍中一日問之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於是撫掌大笑

此過不惡

○殷淵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



甥韓康伯始隨至貶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真

殷中軍被廢後恨簡又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僦梯將去在信安終日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日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肯爲之焦。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以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狀問曰此何人韞曰正是我。

令狐絢相國以姓氏少族由是近遠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爲族溫廷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鈴。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之觀據案訊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有証見亦是犯夜左右莫不失笑。

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靖字幼安，敦煌人，與鄉人汜衷、張翹、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

齊王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予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

命駕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璞已自知其禍矣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是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間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  
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  
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  
進遂得免

○氏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  
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  
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安玄超俱妙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于是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  
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  
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  
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  
匿善。

知人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  
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乃人。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  
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平。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

無計別日、溫勸使見陶、使猶豫未能往、溫曰、溪向、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使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初桓南郡揚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植、覬亦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

鄆郡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勳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裝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王暉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盧攜貌醜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知人

○八愚臣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  
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鷺  
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  
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  
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魏武征袁本初時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  
衆云並不堪用帝謂可爲竹桿楯而未顯言馳使問  
揚德祖應聲答之與帝意同

人餉酪魏武取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揚修便

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嘗過曹娥碑下見  
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曰八字魏武謂揚修  
曰解不曰解魏武曰卿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乃  
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  
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  
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  
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較三十里

○揚德祖爲魏武王簿時作相國門魏武自出看使人  
題門作活字揚見卽令壞之曰門中活闊也

○曹爽輔政識者知有危機晏有重名又與魏姻戚內實懷憂乃作詩云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二族無遺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用之聲謂孫承曰聞此不及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早那裏去如天道何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見之因呼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岳後至石謂岳曰安仁卿亦復爾岳曰可謂白  
首同所歸矣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  
歸乃成其讖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  
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夏侯玄爲太常玄知不免不  
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  
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  
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立惠大將  
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

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  
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  
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極歡與語世故約  
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  
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責一嘆遂發背而  
卒

遲了、遲了、莫、性、庾、也、

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

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晉安帝紀曰仲文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誅嘗照鏡不見已頭俄而難及

○此子曾讀楞嚴來想見頭在鏡中也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共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以上皆愚臣君昏則臣必哲不哲則愚矣然有與君共戚者受遺顧命者世受國恩無所逃者則雖



欲不愚。苟可得也。講道學者。未可棄以明哲。藉口矣。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吳王闔廬秋冬至城中春夏至城外日食鮪山晝遊  
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  
浮之大白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臺爲簾青玕  
瑤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露

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  
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

梁孝王好營宮室作曜華之宮築菟園園有百靈山  
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樓龍岫又有鴈池池有鶴洲島  
渚其宮觀相連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  
靈帝起裸遊館千間環臨渠水蓮長一丈大如車蓋  
夜舒畫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才著內服或共  
裸浴以西域所貢茵墀香者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裸遊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

船游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揖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  
日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  
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  
光徧巖谷、

煬帝觀書處、窓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  
閃電窓、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二辰酒、一  
萬軍、以賜當制學士、

○二侈臣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唯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五侯競致奇膳護皆合以爲鯖故世稱五侯鯖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綉襪以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不畢便去玉石所未知作

是何言歟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恠求福米糲虞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鱠鮮一方而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邨。下干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一作金埒。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

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鬻便去。

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竹作炊，君夫作紫然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舊制鳩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鳩於石崇，而發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



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二尺四尺條，餘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

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薺，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鄉士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薺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轍，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衛倫過玄晏言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玄晏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取糧糗以嘗玄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晉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糗以杏汁李柰將發又糗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問關中之味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又食鵝炙知白黑

之處成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符子數十篇

○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遊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譏焉安殊不以屑意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五井金罐以金五色續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至波斯國求得千里馬號追風赤次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又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

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  
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融曰嘗謂高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  
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  
備也

爾朱文畧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靡  
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畧敝衣而往  
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擊伎服玩甲天下嘗於

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繩懸之空坐  
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飄雲表不復似塵世人  
也

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  
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卽捲簾異香自內出薰郁  
滿座群伎以酒肴絜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  
衣白首飾衣領皆牡丹一伎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襟  
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曰花則衣紫

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  
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  
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魚弘嘗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棲弱草，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  
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宋李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之側僧珍問其價曰千一百萬恠其貴李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遙有僧曰水遙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



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通

德裕平泉莊盡備遠方異物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  
烏日南太守送名花

德裕每食一杯羨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  
朱砂煎汁爲之二煎卽去其滓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白如玉入土不朽爲骨以塗  
壁而設紫綃帳于其中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段文昌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  
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凡閱百婢獨九婢司

嗣法文昌又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藥  
韋陟中厨香味錯雜人人其中飽飲而出語曰人欲  
不飯筋骨舒養絲須人鄒公厨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  
中所棄其值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  
筋

金陵諸士大夫淵數家事鼎鑪有七妙醢可照面餽  
餽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麪可穿結  
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三貌臣

陸閔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  
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  
玉樹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從  
看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  
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  
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  
玉山之將崩

魏元陽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叅軍  
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此人義重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曉霞舉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帝常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唐人詩雲仍王謝竝風貌阮何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道使步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間遠舉  
止抑揚王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  
卽下席從容而出

○以上皆貌臣夫暴君縱君一也但有強弱之差耳  
強而暴弱而縱豈宜在民上也然此等皆有過人  
之資非昏庸之主可比若以侈臣而事縱君真可  
謂咸有一德矣豈不好笑雖然彼其日夜營營唯  
貌恭以取容又豈侈臣之所屑邪故稱貌臣貌臣  
無人氣矣

四誦主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士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解渴軍士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常  
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  
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某使無  
他當厚相報執者信之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  
不知也

○如何至今亦知

曹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足

之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王者背以徇白行小解盜軍穀遂斬之

操白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莫敢近者

袁紹曾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必高因貼卧床上劍至果高

魏武袁紹少時共爲俠見人新婚潛入園中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



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出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遂以俱免

○五奸臣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恐君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間與之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

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令安。明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逐之。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始作，謝玄參軍。後丁艱服除，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止有戰國策。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後國寶見王，問曰：此與仲堪屏人何所道。

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論也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  
情好日疎讒言遂息

○好不濟王緒非東亭能也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  
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夫人一旨如湯澆雪耳  
及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徑往懋處對賓客謂懋  
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超宗設精  
白鮭美鮓麇朮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言義興始見鮓  
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怒言瑩不孝坐廢

好不濟王愨非趙宗能也

李林甫陰賊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采之可以富國  
顧上未知適之信其言爲帝道之帝以問林甫林甫  
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玉氣之舍不可  
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忠而薄適之

亦是適之不濟

盧杞忌張鑑時朱泚戍鳳翔當代杞告上曰鳳翔將  
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無臣且行帝不許  
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惟陛下

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乃  
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

○以上皆奸臣譎莫譎於魏武奸莫奸於司馬宣王  
自今觀之魏武狡詐百出雖其所心腹之人不吝  
假睡以要除之而司馬宣王竟奪其領下之珠不  
必遺其唾也故曹公之好殺也已極而魏之子孫  
卽反噬於司馬司馬之嚙曹也亦可謂無留遺矣  
而司馬氏之子孫又卽啖食于犬羊之羣青衣行  
酒徒跣執蓋身爲天子反奴虜于鮮卑戮辱于厥

廷之下也。一何慘毒酷裂令人反袂掩面含羞而  
不忍見之歟。然則天之報施善人。豈何如哉。吾是以  
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吾又以知譎之無益。奸  
之受禍也。故作譎奸論。以垂鑒焉。

○六庸君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  
石。左右試引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不  
能用也。宣王說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以爲九

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夷射去，刑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刑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

地也、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曰  
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  
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  
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



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財欲難足必是託詞

元帝初見賀司空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  
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  
皇慙愧三日不出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  
通贊賀邵也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至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  
云勿使冷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  
在臣臣聞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

公

○孝武甚親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以爲然遂不見珣

○總是不急若是召辛肯中止乎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空有兪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琛詭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

得琛此對甚喜。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整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死成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劉乃著辭命論以寄懷。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印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群臣皆莫能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出之。

○七強臣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愆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搃

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床。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謝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

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蘇峻字子高少有才學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悅以討王敦有功封侯遷歷陽太守後峻外營將表有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頃之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庾亮可殺

○桓宣武與郗超議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

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

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桓公人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嘆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初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焚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一強一弱忠孝何干桓公再翻益以見妙

王詢郝超並爲溫所眷拔詢爲主簿超爲記室叅軍



超多鬚珣短小故荊州爲之語曰額參軍短玉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自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李溫陵曰臣之強強于主之庸耳苟不强則不免爲詆痔之臣所讒而爲弱人所食噉矣死卽死而噉卽噉可也目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強也顏魯公唯弗強也卒以八十之年使死於讒李懷

光唯不得已於強也卒以入赴王室之難而遂反  
於讒皆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  
則所謂強臣者正英主之所爲能臣唯恐其禮待  
之不優者也齊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  
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不遭漢獻豈少一匡之  
勲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柰之何舐痔固寵者專  
用一切附己之人日事讒毀驅天下之能臣而盡  
入於奸賊也敦之咎王導曰不聽吾言幾致滅族  
夫晉元帝其初蓋奴虜不盡之瑯琊耳非王導無

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卽以不協爲腹心，而欲滅王氏何耶？晉孝武亦幼冲之主也，非謝安出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符融而降符朗也。旣幸無事而道子之讒遂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於讒賊之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汎海之業於廣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桓玄篡位，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終岌岌以死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

終身不謀自強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是以英  
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  
庸君也  
好絕了

